



**書名：《我的文青時代》**

- 作者：蔣勳
- 出版社：有鹿文化
- 出版日期：2024.11.24
- 竹女館藏：預購中，請稍待



書籍介紹



沂心集線上讀

**本書簡介：**

《我的文青時代》回溯蔣勳創作生涯的零座標，也許所有隨手撕碎在風中散去的文字和圖繪，才是真正文青的夢。如果留著，有不同的意義嗎？文青時代，再見面，是否只剩啼笑皆非？本書特色：收錄蔣勳青年時期短篇小說、散文以及最初的文字創作；萬言自序，回望文青時代創作軌跡，深深眷戀、緩緩告別，以及蔣勳青少年、文青時代珍貴成長影像與速寫作品，特別公開！

**◆關於作者**

多年來以文、以畫闡釋生活之美與生命之好。寫作小說、散文、詩、藝術史，以及美學論述作品等，深入淺出引領人們進入美的殿堂，並多次舉辦畫展，深獲各界好評。

著有散文《五行九宮：母親的料理時代》《龍仔尾·貓》《萬寂殘紅一笑中：臺靜農與他的時代》《歲月靜好：蔣勳日常功課》《雲淡風輕》《說文學之美：品味唐詩》《說文學之美：感覺宋詞》《池上日記》《捨得，捨不得：帶著金剛經旅行》《此生：肉身覺醒》《此時眾生》《夢紅樓》《微塵眾》《吳哥之美》等；藝術論述《漢字書法之美》《新編美的曙光》《美的沉思》《天地有大美》《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》等；詩作《少年中國》《母親》《多情應笑我》《祝福》《眼前即是如畫的江山》等；小說《新傳說》《情不自禁》《欲愛書：寫給 Ly' s M》；有聲書《孤獨六講有聲書》；畫冊《池上印象》等。

蔣勳：[www.facebook.com/chiangxun1947](http://www.facebook.com/chiangxun1947)

**◆內容摘錄：自序 文青時代  
母親講的故事**

母親喜歡看戲、讀很多演義小說，《封神榜》、《七俠五義》等等。她也愛聽民間說書，「武松打虎」、「白蛇水漫金山」，都是她童年和文青時代聽來的。她說：「西安城城門口有說書的瞎子，說武松打虎，一個拳頭要打下去，講了好幾天。」

所以，那時代的文青，或蹲或站，在城門口，丟一兩個銅板，聽一晚上的「水滸」、「三國」。聆聽來的故事，是聲音的記憶。我最早的文青故事，伴隨著母親的聲音。聲音有抑揚頓挫，有許多激動或平靜的呼吸，有敘述一個故事時人的溫度。

我現在記得白蛇許仙在斷橋告別，敘述那一段，母親的聲音裡有多少白素貞的委屈，有多少對法海的厭恨。

母親是愛說故事的，她在戰亂裡東奔西走，其實很受顛簸磨難，然而，她說起故事來，儼然又是那個站在城門口聽瞎子說「蕭何月下追韓信」的文青少女。

人類的古老文明裡，好像一開始都是聽覺的傳唱。還沒有文字，所以，荷馬史詩「特洛伊」的故事是傳唱，印度教《摩訶婆羅多》、《羅摩衍那》的故事也是傳唱，連最早的《詩經》「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」，也是傳唱。

還沒有文字，所以聲音可以那麼好聽。沒有文字，所以學會了聆聽。也把聆聽來的故事，再重複傳唱出去。

詩的歷史，文學的歷史，文明的故事，都靠著口口相傳，傳唱在山邊海隅，傳唱在大街小巷，傳唱在窮鄉僻壤。

我在南王部落，卑南的男男女女唱歌都好聽。或許是因為部落傳統沒有文字，他們的歷史就是歌聲。

一代一代的文青接力，把美麗的故事傳唱下去。

我識字以後，學習慢慢閱讀。漢字的閱讀，需要一點時間，比較累。我還是依賴著母親的聲音，央求她說故事給我聽。

小學五年級，我開始獨自閱讀了，在學校圖書館閱讀一本《愛的教育》，內容全忘了。

為什麼母親用聲音講述的故事到現在我都清晰就在腦中？聲音的委婉跌宕起伏，似乎比視覺文字更讓我迷戀。

小學五年級，母親知道我喜歡聽故事，就帶我到衡陽路，買了一本《希臘羅馬神話集》。

我很喜歡讀那本書，讀維納斯從海洋的泡沫裡誕生，讀宙斯化身成天鵝，愛戀美女麗妲，生下兩個天鵝蛋。

那似乎是我閱讀形式文青的開始，但是沒有母親的聲音，到現在，希臘神話的故事似乎都像默片。

我後來學著用母親講「白蛇傳」的聲音講伊卡洛斯（Icarus）飛起來的夢想，他是少年，像所有的文青，都夢想飛起來。然而他的羽毛羽翼是用蜂蠟黏合的，愈靠近太陽，封蠟融化愈快。羽毛飛散，他從高空墜落，摔死了。

我總覺得伊卡洛斯是第一個摔死的文青，摔死在自己過度的夢想裡。

他的羽翼其實無法承載那麼沉重的夢想。

保安宮廟口的文學、音樂、美術與戲劇

我從大龍國小畢業，但是，回想起來，小學時影響我最大的，不是學校，而是保安宮這座廟宇。

大龍峒是同安人移民建立的社區，同安人從故鄉帶來大道公的信仰，信奉保生大帝，保護同安人，因此有一座傳承久遠的保安宮。

大龍國小在保安宮的東側，每天走到國小上課，一定經過保安宮。有時是直接從廟宇後門進入後殿，後殿一排，祀奉神農、文昌、武聖，東北角落還有一幽暗空間，據說是祀奉最早從故鄉帶來的保生大帝的像。神像很小，據說是移民來台，揹在身上，一路護佑。

後殿往前走，東、西兩側各有一條長廊。長廊圍繞正殿，隔著大約兩公尺距離，剛好可以瀏覽正殿東、西、北，三面的壁畫。壁畫的內容與宗教信仰無關，多是野台戲演出的人物，有「花木蘭

從軍」，有「徐庶的母親用硯台擲打勸說兒子叛節降曹的使者」，有虎牢關「三英戰呂布」的三國故事，也有民間家喻戶曉的「八仙過海」。

小學時很喜歡這些壁畫，喜歡藍采和、何仙姑、韓湘子的俊美優雅，很有文青氣質。但不很了解為什麼跛腳的李鐵拐，駝背佝僂倒騎毛驢的張果老，大肚便便的漢鍾離也可以位列「八仙」。

文青畢竟有文青的限制吧，當時也曾看著畫師坐在木梯上，一筆一筆勾畫人物眉眼，手法熟練，回頭問我：「愛繪圖啊……。」我點點頭。後來畫完成了，畫師走了，看到他在畫上留的名字：台南潘麗水。

我最早的美術功課無疑是保安宮的壁畫，雕刻的石柱、獅子，屋簷下栩栩如生的交趾陶「呂布戲貂蟬」，還有燦爛陽光下閃閃發亮的彩瓷剪黏的龍鳳，都在高高屋脊上振翅欲飛。

一九五〇年代，廟宇的西廂住了很多家戰爭難民。在廟檻下簡陋拉幾條布，就住著一家人。

我同班同學也有住在裡面的，陰暗狹窄。早上去學校，也會竄進去找同學，叫他們的名字「羅金！」「羅英」，或是外號「白狼！」

難民遷走以後，那些同學就星散了，其中有人成為詩人，也有人參加幫會，成為頗有名的大哥。西廂整理乾淨，重新安置神龕神像，就是現在香火頗盛的「註生娘娘」殿。

保安宮有南管的班子，黃昏時三三兩兩，在榕樹下彈唱，聲音悠揚。老樂師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了曲牌〈泣顏回〉，下面是我看不懂的工尺譜。

笛簫琵琶吹奏，有人站起來，清一清嗓子，委委婉婉吟唱起來。

那是我童年記憶最美麗的聲音，要在好多年後，去了巴黎，聽到一張法國文化部出的 CD，是台南南聲社蔡小月主唱，封面上用字母拼音：NanGuan。

比南管更讓兒童蜂擁向廟口的是亦宛然的布袋戲，那時候沒有人認識李天祿何許人，但是唱詞、道白、動作都讓人迷戀。孩子們很快學會了，也在家扮演起來，用吃完的芒果核，切成兩半，畫了臉，手指套在中空處，咿咿啞啞，開始成為亦宛然的粉絲。

保生大帝壽誕前後，廟口大戲台會連演一兩個月的野台戲。

最重要的節日，總是三台戲班聯演，一樣的戲碼《陳三五娘》、《武家坡》，三個戲班同時演同一齣戲。我們在台下跑來跑去，真是好看。大家都不服輸，聲腔愈飄愈高。那一個戲班喝采最多，立刻放鞭炮，貼出一人高的賞錢。三台戲班如此競賽，觀眾也忙壞了，東看西看，目不暇給。

那是我文青時代最早最早的記憶，看著扛神轎的壯漢，赤足走火，火炭熊熊，大約一百公尺，不斷有人撒鹽，火焰爆出火花，四名赤膊男子，扛神轎起伏升降，踏步若在雲端。後面跟著乩童，用鯊魚劍擊打背部血跡斑斑，「啊……」我認識那乩童，比我年長，六年級，已經有落腮鬚，深目濃眉，常常無緣故跑來緊緊抱我，又一溜煙跑走。

「陳俊雄」，我記得他的名字。

我考取初中，穿著制服，走過廟口。

一個粗粗男人聲音叫我的名字，我回頭看，「陳俊雄」。

他騎著腳踏車，幾串剛肢解的豬肉，掛在把手上。「我在市場幫爸爸賣豬肉。」隨手拿了一串，用姑婆芋葉子一捲，塞在我手裡，又騎著車一溜煙走了。

我們好像沒有再見過面，或者，見過，在廟口或市場擦肩而過，可是容顏改換，還會認出彼此嗎？

走過保安宮，還是會習慣站在兩隻守門石獅子前，回想童年夏天，光著上身，趴在石獅子背上午睡，胸口都是石頭的沁涼。

廟會最熱鬧的幾天，會有其他鄉鎮的乞丐，或盲或跛，一身癩痢，坐在泥汙地上，一個破碗，唧啞唱著《陳三五娘》或《秦香蓮》，哀怨委屈，是長大以後在世界輝煌的劇院都再也聽不到的。

保安宮入口那幅正門兩邊的楹聯都還記得：

保世極其誠，誠以真而無妄。

安人盡乎道，道至大而皆亨。

這是嘉慶年間大龍峒讀書人留下的詩句，在文化移民的邊陲，知道信仰萬世不移的基礎是「保世」、是「安民」。文青刻意做作，不容易讀懂這些平實的文字。長大以後讀《易經》，有些深奧難懂處，回想廟上聯語說的「無妄」，「亨」，生活裡，無非希望「無災無妄」，希望事事「亨通順利」。到現在，易經卜卦，還是祈求「無妄」，祈求一個「亨」字。

文化若是貼近萬民的哀樂，也就沒有文青的矜持，恭恭敬敬在「大道公」門口合十敬禮。

## 木柵的師大附中

中學時，我成為很徹底的文青，寫詩，讀小說，辦壁報，編校刊，無端憂愁。距離「陳俊雄」在市場幫父親賣豬肉愈來愈遠。小學同班的同安人同學升學的不多，走入生活，成為菜販、漁民或勞工，階級懸殊，見面尷尬，也慢慢淡忘了。

我考上的初中是師大附中，但是不在台北本部上課，每天要從當時北區的大龍峒到最南邊的木柵鄉下上課。

這件事現在沒有人了解了，連師大附中的師生可能也甚少人知道師大附中在木柵有一個「分部」。

五〇年代，台灣還在做隨時戰爭的準備。台北的學校，可能因為戰爭爆發，要遷校到鄉下。所以師大附中有「木柵分部」，北一女有「新店分部」等等。

「分部」都選在偏僻有山有水的地方。記得木柵分部四野都是農田，遠處盡頭是連綿不斷的山，進校門有一段沿著溪水的竹林，幽靜而美麗。

「分部」的學生，只有星期一週會要到校本部，一起唱校歌：

附中，附中，我們的搖籃。

滿天烽火，創建在台灣。

玉山給我們靈秀雄奇，

東海使我們闊大開展。

我們來自四方，融匯了各地的優點……

因為每週一次回校本部，我至今還可以唱起附中校歌。

我們每學期也會收到《附中青年》，裡面許多詩和散文是我文青時代的養分，後來《附中青年》出事，據說有老師是「匪諜」被逮捕。白色恐怖的年代，這樣的事，像小石子丟進汪洋大海，很快就無聲無息。

然而我很懷念木柵那個沒有圍牆的「分部」。美術老師是杭州藝專的李文漢，看我畫的人像，一節課站在我身邊和我講敦煌莫高窟的藝術，同班同學一一溜走，跑到戶外玩耍。以後每次美術課，同學都央求我給李老師看畫。

國文老師芮霞，新婚，很美，課外教我填詞，〈虞美人〉、〈相見歡〉。

忘了名字的歷史老師是我的偶像，講到宋朝，可以一口氣背誦好幾首蘇東坡的詩詞文章，口才流利，也是性情中人。

英文老師朱詩蘋，每堂課逼我背五個單字。這麼簡單的事，可我不願意就範，文青叛逆，常被罰站。

我數學一直不好，小學算雞兔同籠，兩隻雞一隻兔在籠裡，問有幾隻「腿」，我反問老師：「為什麼要把雞和兔關在籠裡？」數學因此不及格。

數學老師是教務主任兼任，一個廣東口音的婦人，長年穿黑旗袍，外號「鐵公雞」。

我的母親家長會到學校總是質問「鐵公雞」：「我兒子為什麼數學不及格？」

我很喜歡這個在山水環抱裡的木柵分部，戰爭一直沒有發生，雖然發生了八二三砲戰，還是覺得戰爭很遙遠。

八二三砲戰那年，我出車禍，住在醫院。同病房有一個少年，全身燒傷，用紗網蓋著，呻吟氣息微弱，護士說是「八二三」受傷從金門送回。我第一次聽到「八二三」，戰爭對「文青」如此遙遠，痛苦呻吟戰爭燒傷的身體卻近在咫尺。

沒有圍牆的學校，天空常有鷹隼盤旋，或者俯衝而下，叼起長蛇，電光火石，迅如閃電，即刻遠颺成一小點。

另外一個愛上木柵分部的理由是離家很遠，要從底站的大龍峒做 2 號公車到衡陽路，再轉零南公車到木柵。專車的衡陽路站下車就是重慶南路書店街，我如獲至寶，每天下課後，都要在附近書店逗留看書，逗留最多的是重慶南路衡陽路口轉角的「東方出版社」。

## 東方出版社

五〇、六〇年代的重慶南路書店一家接一家，真是喜歡閱讀的文青的祕密花園。好像當時學校和縣市的圖書館都還不發達，喜歡閱讀，只有靠書店。

小學時候，班級導師王什麼財，就在蘭州街派出所旁搭一個違建的篷子，租漫畫書給小朋友看。每個星期三是新的《漫畫大王》出刊，小朋友就等著矮小瘦黑的王老師騎車帶剛出爐的《漫畫大王》回來。一本五毛錢。看完收回，還有人在等。那是葉宏甲「諸葛四郎」、「真平」的年代。派出所警察有時也過來看，不多久，王老師的自行車也換了摩托車。

「諸葛四郎」，現在想想，是頗受日本文化影響的漫畫。裡面的「哭鐵面」造型也直接來自日本傳統能劇面具。

五〇年代末到六〇年代初，重慶南路的書店風景和蘭州街口的《漫畫大王》不一樣了。

記憶裡，很多從大陸遷台的老書店，中華書局、世界書局、正中書局、開明書局、商務印書館、東方出版社……。

因為從大陸遷台，帶來很多三〇年代中國新文藝思潮翻譯的西方著作。

三〇年代許多優秀的作家左傾，國民政府遷台，這些作家「陷匪」，著作多成禁書。那個年代，魯迅、沈從文、巴金……都看不到。但是，書店經營者，改頭換面，會大量出版翻譯作品。巴金翻譯過不少法文小說，傅雷翻譯的羅曼·羅蘭有《約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有《巨人三傳》。記得是素白封面，一條黑底反白字書名，風格很強，素樸平實，到現在還是覺得是值得懷念的美學設計。

重慶南路書店街，一家一家逛，很有看頭。

當時詩人周夢蝶在靠近重慶南路的武昌街擺書攤，一襲黑衫，瘦骨嶙峋，像在冥想，也像在打盹。強烈的城市風景，看了一生都難忘。

那是我青少年時的台北。戰爭結束十幾年了，我的身體正在發育。有自己不知道的焦慮苦悶，在書店亂翻書，翻久了，被老闆罵：「買不買啊……。」

他說到重點，那時候真的沒有買書的錢。這家老闆給了臉色，只好到下一家。最後經常看書的地方是「東方出版社」，老闆不趕人，可以安心看書。

《簡愛》、《咆哮山莊》、《傲慢與偏見》，從英國浪漫主義的小說，看到法國的《基督山恩仇記》、《鐘樓怪人》、《悲慘世界》，再看到俄國的《戰爭與和平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一本一本看，下了課就坐車到衡陽路重慶南路口，鑽進書店，站著看，看到忘了時間，知道再不回家要挨打了，趕緊在書頁上折一個角，放回書架。

第二天沒心思上課，總想著安娜·卡列尼娜在火車上遇到軍官，電光火石，不知會如何。

小說這麼迷人，學校的課程如此無聊。每次月考成績都一塌糊塗，家裡責備，學校處罰，可是上了癮，還是戒不掉去東方出版社。

東方出版社拆除了，重慶南路許多書店消失了。

我站在東方出版社前哀悼過，曾經有一個地方讓「文青時代」的我滿足夢想。

學校或家庭的責備處罰都不算什麼。浪漫主義文學裡都在說人的抗爭，磨難挫折、被世界遺棄、孤獨出走，每一本小說的人物都不屑與世俗妥協。

「文青」的核心價值就是「叛逆」吧……。

這麼容易向威權屈服，這麼容易走大家都走的路，這麼趨炎附勢，哪裡有資格說自己是「文青」？

木柵分部是一所升學率極高的初中。三年成績夠好，直接保送進師大附中高中部，其他參加聯考，也都考進省立高中。

記得我畢業那一屆，只有我和四名同學落榜，去考私立中學。

我因此進了一個奇怪的高中「強恕中學」。

資料來源：<https://www.books.com.tw/products/0010973715?sloc=main>